

三鹿死了 警惕“四鹿”“五鹿”前仆后继

今天起,震惊全国的三鹿问题奶粉案将在河北开庭审理。昨天下午,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宣传部周姓负责人向记者确认:“明天三鹿事件系列案件将开庭审理。”上述负责人介绍说,三鹿奶粉事件案件主审区在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,其他案件则在其他几个审区同时开庭审理。

《东方早报》12月26日

[潇湘晨报一评]

就在石家庄宣布三鹿破产的几个小时后,来自24个省市的87名三鹿聚氰胺奶粉受害者委托他们的援助律师,发表了对三鹿破产的紧急声明。受害者的焦虑完全可以理解,如果三鹿以债权债务整体打包的方式被收购,那么他们还能够找到要求赔偿的“下家”。而一旦三鹿因破产而消失,他们尚未被全部支付的赔偿将向何人去主张?

一旦三鹿破产,受害者从三鹿得到赔偿的把握到底有多大?根据企业破产法的规定,损害赔偿将被列为“公益债务”而获得优先赔付。很遗憾地说,这是一种对法律的误读。破产法所规定的优先赔偿的公益债务,必须发生在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后,奶粉受害者显然不属此列,而只能被列为受偿排序靠后的一般债务人。这样一来,受害者从三鹿现有财产中获得足够赔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。

但这种法律困境也催生了政府方面的积极行动。12月10日卫生部新闻发言人毛群安表示,相关部门正在就赔偿方案进行论证。涉及金额可能在40亿元左右,其中26亿元检查费用由政府负担,其余的资金则由22家问题奶粉企业分担。石家庄市政府发言人同样证实,12月19日三鹿集团曾借款902亿元付给全国奶协,用于支付患病婴幼儿的治疗和赔偿费用。综合上述信息来看,对受害者的赔偿事宜应该有了一个相对成熟的设计。

实际上,这样的透明信息应该让三鹿事件的所有利益攸关者所分享,包括近日云集石家庄的那些经销商。他们所要求偿付的并不是一般往来货款,而是召回三鹿奶粉所垫付的总值约7个亿的款项。应说,这种垫付是在替三鹿履行责任,那么三鹿也就有义务不在召回问题上赖账。最终他们获得了以政府信誉“背书”的还款承诺,但这样的承诺却又引发了跷跷板式的利益不

均衡。三鹿职工声称拒绝接受这样的结果,因为按照破产法的规定,职工工资和社会保险等应当优先清偿。

随着这种摇摆局面的加剧,会有更多利益相关者加入争议行列之中。是遵循法律的规定,还是特殊问题特殊解决,当地政府显然在勉力权衡于其间。或许,依法办事的规则在处置三鹿事件之初就应当确定。那么,将三鹿的资产全力用于产品的召回和受害者的赔偿,新的债务纠纷或许不至于产生。当然,法律亦须在教训中得以完善,比如破产财产是否应当将受害者的利益列在受偿的最前列?三鹿即将在耻辱与负罪中“死去”,但我们的社会应该由此得到一个演进和提升。

[快报再评]

以死而谢天下,这是极具民间意味的追责。诚然,这样一个劣迹斑斑的企业,死有余辜。三鹿集团以死谢天下,既是完

成自我救赎的起码路径,也是求得天下谅解的最基本趋向。

问题是,即使三鹿死了,天下会因而释然吗?难!因为三鹿集团只有一个,“三鹿集团”却有很多——那些为了牟利不惜牺牲公众健康的企业多乎哉。

温总理曾经说:“我希望每个企业家、每个企业在他们的身上都流着道德的血液。生产经营与道德的结合才能使一个企业成为社会所需要的企业。”诚然,一个不讲道德的企业和企业家,必然先被道德抛弃,再被市场抛弃。

三鹿的死是咎由自取,只是这个企业的死能够换来整个行业的干净吗?能够换来整个食品行业的警醒吗?野蛮生长的时代应该过去了,一个企业要实现自我救赎,必须具有道德力量,但某些企业,往往不具备道德自觉。除了吁求企业家应流淌道德血液外,尚须构造规范的制度以及严苛的法律。同时,规范权力之手,为企业成长创设一个无须野蛮突围的土壤。

别用仇恨哲学 对待范美忠

↓对范美忠再就业无须惊诧 新京报 12月24日 作者:京客

因在汶川地震中扔下学生独自逃生引发网民愤怒,并被称为“范跑跑”的原北大历史系高材生范美忠,将于28日正式受聘于北京某教育机构,担任文科教研室主任和潜能开发研究院研究员。

(12月23日四川在线)

[新京报一评]

范美忠再就业的消息一经公布,旋即引来不少非议。不少人认为范美忠没有教师资格证,因此没有资格从教。实际上,这是一种误读,因为从范美忠受聘的岗位看,其从事的是教育工作,而非教师工作。范美忠所应聘的只是一家培训机构,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校,这家教育机构让其上岗就业,并不存在违规。

面对范美忠的再就业,我们不妨多一点理解,而不是棒喝。因为从受到舆论谴责到被学校辞退,范美忠已经为其言行付出代价。遗憾的是,至今一些人仍然称其为“范跑跑”,并且反对其被某些教育单位聘请就业,这显然有失公正。毕竟,范美忠的人生身份是多重的,在地震中的一些言行只是其人生的一个切片,把“范跑跑”的称号加诸其身,并乐此不疲,是因言废人的偏见。

“宽容是文明的唯一考核”,一定程度而言,理性而不是情绪化地对待范美忠,是文化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。

[快报再评]

范美忠的再就业,竟然引得舆论一再关注。起码说明了两点,一是传统的道德观和价值观还不允许“异端”存在,一是范美忠的存在,重新为我们审视公民的言论、行为空间,提供了佐证。

范美忠的言行的确让人难以接受,笔者当初一听到他的惊人言论时,也是愤怒有加,但随着事态进一步演绎,笔者渐渐体会到范美忠的存在有其必要性,那就是一个人无论言行多么出格,都不宜置其于死地。如果对待范美忠像对待阶级敌人一样,这个社会弥漫的仇恨情绪将不是好事。

黎巴嫩诗人纪伯伦说,一个伟大的人有两颗心:一颗心流血,一颗心宽容。在一个缺乏宽容、信奉斗争哲学的社会里,这样的人太少了,相反,我们时常被仇恨所淹没,为睚眦必报所驱使,一旦我们看不惯别人的言行,我们恨不得得而诛之,期待这样的情绪不再泛滥。

范美忠无论做什么,说什么,总有天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在约束他,我们不必过于紧张。让范美忠有饭吃,有谋生的职业,我们过问不了,也没权利干涉。

与民争利的“抱团过冬”

12月19日,中石油总裁周吉与中石化总裁王天普出席了2009年度的“原油互供协议”签字仪式,放弃从前的竞争策略,开始联手保价。专家认为,两大集团的原油互供“很有可能独立于国际油价,可能在60美元左右”。但也有专家表示不看好这种价格联盟。(12月24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

[重庆时报一评]

历年来把“政策性亏损”的招数玩得心应手的两大石油巨头,这一次玩“兄弟情深”,不过是随机应变改变套路而已。如果效果不好,再故伎重演“政策性亏损”保底,或未可知。不过这一次,面对两大石油巨头的“抱团过冬”,有关部门不能听之任之了。别忘了,与表演“兄弟情深”的两大石油巨头相比,在金融风暴中瑟瑟发抖的,更有千千万万的公众。那柄“十年磨一剑”的达摩克利斯之剑——反垄断法,该适时挥出,发挥效力了。

据专家分析,此次两大石油巨头“抱团过冬”的结果,很可能使国内原油价格独立于国际油价。如此一来,公

众翘首以盼的油价“与国际接轨”,很可能再次成为镜中花水中月。也许,两大石油巨头感觉这次再拿“中国国情”作为挡箭牌,会遭致群情激奋。于是,此次“联手保价”打出的是“过冬”的招牌。无疑,这是搪塞反垄断干预和制裁的最好借口。

在金融风暴面前,企业可以想方设法为生存发展开辟各种出路,政府也应该在支持扶持企业发展上,多做铺路搭桥的工作。但是,企业的“过冬”行为,以及试图寻找的政策保护,应该有不损人利己的前提。此次石油巨头的行为,已经不能简单地用“厚不厚道”来衡量和评判了——在已形成垄断的既定事实面前,消费者的利益和其他油企的权益,必将因此而受伤。

而且,这种只顾企业自身利益而忽视市场规律的行为,与戮力应对金融风暴的大环境也是背道而驰的。因此,无论是从理顺原油价格,还是从应对金融风暴的视角看,相关部门捧出反垄断法这把利剑,对此次石油巨头的“抱团过冬”进行一定的干预和制裁,都是应有之义,更是当务之急。

[快报再评]

与其说石油巨头是抱团过冬,不如说是沆瀣一气、“狼狈为奸”,以抱团过冬的名义行价格联盟之实,华丽辞藻背后隐匿着与民争利的居心。

没有竞争的市场是可怕的,缺乏有效、充分竞争的市场也是可怕的,尤其可怕的是市场被垄断,垄断巨头巧立名目、巧言令色,甚至扼杀竞争。

日前,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宣布,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被确认滥用油品市场上的优势地位,违反了俄罗斯的《反垄断法》,被处以不超过公司违法收入4%的巨额罚款。换言之,俄罗斯两大石油巨头被课以重罚,是因为坚持不肯随着国际油价下跌而下调。这对中国来讲,是否会有所触动?

是的,不能对石油巨头抱团过冬听之任之。只是让人疲惫的是,任坊间声嘶力竭地呐喊与抗争,石油巨头往往不以为然,监管部门也充耳不闻,不以为意,它们的理由冠冕堂皇,往往以石油在国家中的战略地位来回应舆论,问题是,如果屡屡以此为借口,放任石油巨头忤逆民意,终有一天会养虎遗患,其实石油巨头已经有过抗旨不遵的行径了。

为魔鬼打扮的人比魔鬼更可怕

针对媒体关于湖南益阳组织小学女生穿短裙欢迎领导的报道,益阳市赫山区政府义正辞严地辩称,媒体报道失实,“检查当日气温也不算低,学生被安排穿贴身保暖衣服,下身统一穿着肉色紧身毛裤。”(红网12月24日)

[中国青年报一评]

益阳方面倒是没有否认孩子们穿着短裙的事实,不过,他们刻意辩白说,短裙里边套了厚厚的毛裤。为什么强调紧身、肉色呢?正因为紧身和肉色,才给人以光腿穿短裙的口实。

其实,我倒认为,在益阳女生“短裙门”事件中,有关部门实在不必这么急吼吼地跳出来辩白。化妆的常识告诉我们,使劲涂抹的结果只能是越抹越花,以至于纹路紊乱、不辨牛马。“短裙门”事件的枢机,不在于小学女生有没有穿紧

身、肉色的毛裤,而在于她们原本就不应该成为学校迎来送往的工具、上级领导视觉消费的花瓶。

理论上讲,外面来客了,这客还是满怀善意的领导,小学生们的“热烈欢迎”一番,似乎也无可厚非。然而,当这样的“热烈欢迎”成为固定程式,小学生们的成为学校手中的提线木偶时,就发生了变异。从法的精神讲,这样的形式有悖学生的个体意志,侵犯了他们的自由选择;从育人的原则讲,这不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积极的人格,不利于养成学生真情流露的精神。

如果官员们确实无法抵御社会上已成定式的“女性消

费”,那至少也应让小学生免受此种陋习的侵袭。她们毕竟是未成年人,缺乏明辨是非把握自我的能力。官员们愿意到学校中去,很好,但请不要只在学校门口的甬路上接受短裙女生的热烈欢迎,还应该到教室里看看、听听、交流交流。

[快报再评]

官员的辩解越发让人觉出权力的无耻与无畏,难道“学生被安排穿贴身保暖衣服,下身统一穿着肉色紧身毛裤”,组织小学女生在寒风中穿短裙欢迎领导,就理所当然了吗?

权力的恶不仅在于其本身

所带来的恶,更在于它为恶涂脂抹粉。有人说,魔鬼从来不可怕,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。实际上,魔鬼很可怕,更可怕的是给魔鬼化妆的人,那些不仅意识不到自身的丑陋,反而口口声声辩解的,显然就是给魔鬼化妆的人。因为事实很清楚,让学生站站凛冽寒风中,把孩子当道具,请问,谁给你这样的权力?

当然,把孩子当道具或者说是工具,绝非湖南益阳这一例,在现实中,这是一种普遍性的现象,令人发指到几乎是惯例了。应该追问的是,为何这种腐朽的摧残人性的欢迎仪式能够长盛不衰?如果把板子仅仅打在组织者的屁股上,也属不公。